

侏儒

马塞尔·埃梅短篇小说

王允道 陈卓殊 译

重庆出版社



侏 儒

〔法〕 马塞尔·埃 梅 著

王允道 陈卓殊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彭 梅

封面设计：邵 大 维

侏 儒

王允道 陈卓殊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05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960

书号：10114·269

定价：0.93 元

内 容 提 要

马塞尔·埃梅在当代法国文学界享有短篇小说大师之称。这部小说集收入他的十篇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者运用幽默、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段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对资产阶级政客的虚假伪善，以及小市民那些令人捧腹的行为举止和虚荣心也给了辛辣的讽刺，读来发人深思。

目 录

侏儒	1
手杖	18
两个受害女人	38
圣舒比茨街	55
品行端正	72
盔甲	87
体育竞赛	98
出走	116
倒数第一	134
杜法尔案件	145

侏 儒

巴尔那蓬马戏团里的侏儒，三十五岁那年，身体开始发育。学者们为此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一致判定侏儒生长的极限年龄是二十五岁。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

巴尔那蓬马戏团一路上的巡回演出，最终目的地是去巴黎。马戏团在里昂举行了一次早场和两次盛大的夜场演出。在这几次演出中，侏儒仍在他的固定节目中出场，丝毫未曾引起人们的怀疑。他走进演出场地的时候，穿着一身华丽的服装，向“人蛇”演员伸出了手，还装出一副只看得见他下身望不到他上身的模样，这是因为“人蛇”的身体特别高大。这时，观众从阶梯座位的各个角落发出了阵阵笑声，笑他们一个顶天立地，另一个矮得出奇。“人蛇”跨出一大步，侏儒要拼命走六、七步才能赶上；前者走到场地中央的时候，他用深沉的嗓音说道：“我已经有气无力。”人群中的笑声渐渐平息，以便能听到侏儒那纤细的，小姑娘般的声音：“再好也没有了，费孚林先生，我很高兴你有气无力。”这句话使全场观众捧腹大笑，每个人都笑得前俯后仰：“这两个人真够滑稽……特别

是侏儒……他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气……。”侏儒不时抬头注视坐在远处的人群，最后几排的观众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已经模糊不清了。人们的笑声和目光并不使他惊慌失措，他既不感到局促不安，也不觉得有什么愉快。每当他在观众面前亮相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象其他艺术家那样有过卡喉咙的难受感。小丑帕塔刻拉克故作镇静，内心十分紧张，思想高度集中，为的是把观众引向他的滑稽表演中去，但这一切对侏儒来说都是不必要的。正象都庇大象只要是头大象那样，他只要是侏儒也就够了，因此他用不着去讨好他的观众。当他快演完节目的时候，他跑着离开场地，这时“人蛇”一伸手，就把侏儒从地上提了起来，他做的古怪模样又一次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此时，罗瓦亚先生给他围上大衣，把他带到巴尔那蓬先生身边。老板对他的表演感到满意的表示就是给他一颗或两颗糖。

“你是一位优秀的侏儒，”巴尔那蓬先生说：“不过要保护好你的臂圆肌。”

“好的，先生。”侏儒答道。

然后他走到了马戏女演员热米娜小姐身旁，她躲在一块幕布后面等着上场。她穿着漂亮的粉红色紧身裤，上身套着女式紧身黑丝绒背心，笔直地坐在一张方板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的短裙和粉红罗纱领襟弄皱。她把侏儒抱在膝盖上，亲亲他的额头，摸摸他的头发，还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她的周围，总有些男人在对她说些难以捉摸的事情。侏儒长期以来已经听惯了这些应时的恭维话，他几乎

能够通过适当的笑容和眼神重复再现，可是这些话的含义犹如一个谜语，使他十分恼怒。一天晚上，正当侏儒坐在热米娜小姐膝盖上的时候，帕塔刻拉克单独和他们在一起，从他那涂满了白粉膏的脸上，一对眼睛闪射出异样的光芒。侏儒看出他要张口说话的瞬间，竟无所顾忌地抢在他前面，捉弄小丑，他对马戏女演员低声说，好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了，心里老想着一位他爱慕的女人，她披着金黄色头发，身体紧紧裹着一条粉红色芭蕾舞短裙，活象一只清晨的蝴蝶。她听后哈哈大笑，而小丑早已溜之大吉，重重地关上了房门。尽管事实上房间里并没有什么门。

当热米娜小姐上马准备出场时，侏儒跑到马戏场的入口处，站在阶梯座位的一侧。孩子们用手指着他，笑着说：“瞧这侏儒。”他心怀戒意地看看他们，躲到孩子们的父母不会发现他的地方，做着鬼脸吓唬这些孩子，以此来取乐。马戏团场地上，热米娜小姐正骑马飞奔，她在马上的杂技使她的粉红罗纱短裙到处飞舞。侏儒被场地上的灯光和热米娜小姐罗纱飞舞的啪啪声弄得头晕目眩，也对充满在马戏场里的混浊喧嚣声和生活气息早已厌倦，他的眼睛不停地眨，于是回到了他住的一辆大篷车上，玛丽老娘帮他脱去了衣服，塞好床上的被褥。

从里昂到马贡的路上，侏儒于早上八时许醒过来，他正发着高烧，同时叫喊头疼得要命。玛丽给他煎了一服汤药，问他脚冷不冷，玛丽还不放心，于是把手伸到侏儒的被窝里，她惊异地发现侏儒的两只脚顶到了床头，然而平时他的双脚

离床边还有三十公分距离。玛丽如此害怕，以致打开车窗，迎着车子飞奔的逆风大声喊道：“我的天哪！侏儒居然长高了！停车！停车！”

但是，马达声淹没了她的声音，而且所有人都在大篷车里呼呼大睡。要让车队停止前进，除非有特别严重的事故发生。玛丽考虑再三，担心这会激怒巴尔那蓬先生。因此，她束手无策，只能听任侏儒在拔长身体的时候，痛苦地拼命嘶叫。有时，他还以孩子般的声音向玛丽打听，但他说话的声音已经捉摸不定，显现出青春时期的变化。

“玛丽，”他说：“我周身痛得好像被人砍成了肉块，巴尔那蓬先生所有的马好象都在拼命地抢夺我的四肢。我怎么啦？玛丽。”

“侏儒呀，这是因为你在长高。你不要这样翻来覆去。医生会有办法医治你的病，你仍然可以和‘人蛇’一起演出节目，你的老玛丽还会喜欢你的。”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宁可是侏儒还是一个象巴尔那蓬先生那样长着小胡子的高个男人呢？”

“长小胡子的男人当然讨人喜欢，”玛丽回答。“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侏儒也是蛮不错的！”

九点左右，侏儒不得不蜷着腿躺在他的小床上，他仍然浑身难受。尽管玛丽给他服了几帖汤药，却都无济于事，他明显长高了许多，到达马贡的时候，他已变成了一位英俊少年。在紧急请示下，巴尔那蓬先生上车后首先是深表怜悯，接着他同情似的喃喃地说道：

“可怜的孩子！现在他的职业算是完了。不过他的头开得很好……”

他量了量侏儒的身材，证实他已长高了六十公分，巴尔那蓬无法掩饰他的失望心情。

他说：“他确实没有用处了。对一个身高一米六五，毫无其他演技的孩子来说，我们能派他什么鬼用场呢？我倒要问你，玛丽。当然，事情发展得离奇，不过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凑一个节目。也许还能让他在演出“前后”上场。啊！要是他长出第二个脑袋，或一个象鼻子，或一样无论什么古怪的东西，我就能利用这次突然长出的玩艺儿大派用场。现在我真伤透脑筋。今天晚上，我怎么来代替你呢，侏儒？不，我还在叫你侏儒，我最好给你另取一个名字，就叫瓦朗坦·杜郎东。”

“我名字叫瓦朗坦·杜郎东？”这位前侏儒问道。

“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杜郎东或杜郎泰尔，只要你不叫杜郎，或者杜瓦尔一类的名字，其他都可以。我心里也没有个谱。不管怎样，我先把你的本名确定下来，你就叫瓦朗坦。”

巴尔那蓬先生给玛丽布置的任务是决不让这一事件的风声泄露出去。他害怕这件新闻会在马戏团的演员中间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许多怪物，如长出炮形胡子的女人，又如会打编结的独臂男人，他们都会由于未来的失宠而变得郁郁寡欢，或者他们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在演出时流露种种情绪。他们商定的口径是说侏儒病得很重，起不了床，谢绝接

客。巴尔那蓬先生在离开篷车之前，再次量量病人的身长。侏儒在他们交谈时又长了四公分。

“他长得真快。他再长下去，马上可以成为一个象样的巨人，不过对他不能抱多大希望。看来这孩子眼下还要在床上忍受世上最大的痛苦，最好还是让他坐在床上。他的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为了不让他改变衣着端正的习惯，你到我的衣柜里找一套醋栗色条纹灰西装，去年我腰部发胖就把它搁在一边不穿了。”

晚上八点正，瓦朗坦心里明白他的危机已经过去。他长到了一米七五，他完全具备了作为一个够格的美男子所需的必要条件。老玛丽不厌其烦地瞧着他，她双手合在胸前，夸耀他那细嫩的唇须和美丽的一圈胡须，这无疑是给这位英俊青年的脸上增添了许多风姿，她还称赞他宽厚的肩膀，鼓鼓的胸膛，以及完全合身的巴尔那蓬先生的上装。

“你来走一走，侏儒……我是说瓦朗坦先生。你走三步，让我看看……多好的身材！真是仪表堂堂！臀部和肩膀摆动多么自然！我发誓，你现在长得比优秀的杂技演员，雅尼托先生还要潇洒，我甚至不认为巴尔那蓬先生在他二十五岁那年也有象你现在身上具有的那种自豪感和优雅举止！”

瓦朗坦听到这些恭维话，喜形于色，但他在听的时候，却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其实他还想着其他许多惊奇的发现。诸如过去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本很厚的画册，一盏挡风灯，一桶水等等，现在他提在手里都不在话下；他感到他

的身体和四肢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可惜他待在车篷里，英雄无用武之地，车上的所有东西都缩短了一大截。如今他发觉用昨天晚上还充斥在他头脑和想象中的定义和概念来观察事物已经远远不够了。同时，他还感到说话时总缺少了什么东西。他在反复思索时所做的努力，老玛丽对他所说的那些话，每时每刻都使他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使他赞叹不已。他在踌躇不定中萌生的一种直觉也许会把他的引入歧途，尽管他怀疑某种事物的谬误。当老玛丽走近他，给他端正领带时，他抓住她的手，对她说了一连串话，这些话是在各种场合下他多次听人说过，而今他又记起来的。

“你真迷人，你怎么能叫我不 想呢？你的眼神具有夏季盛大晚会上流露的温柔和深沉色彩，你爱赌气的嘴上浮现的笑容，没有哪样东西比这笑容更为甜美的了，你的姿态那样优雅，犹如一只展翅的小鸟。一个人要能找到你那心灵的幽径，他该多么幸福，他将得到最大的幸福，这个人如果不是我，但愿他该死。”

听了这些话，老玛丽最初吃了一惊，接着一想到竟还有人对她表示上述的这番敬意，也就很快习惯了。她爱赌气的嘴上露出了微笑，她象高飞的小鸟拍打着翅膀，她用手贴着胸口叹息道：

“呀！瓦朗坦先生，你身材匀称，才智过人，我不相信有哪一位感觉灵敏的人能不为你的无穷魅力而无动于衷。我不想对你冷酷无情，瓦朗坦先生。再说我的禀性已经不适合……”

可是这位献媚者不知为什么发出了一阵狂笑，玛丽马上意识到她被这些虚伪的言词所迷惑，完全上了他的当。

“我是一个老糊涂了，”她笑着说道：“看你进步得多快，瓦朗坦先生！你竟然捉弄起一个可怜的女人了。”

当这幕戏开始的时候，巴尔那蓬先生匆忙地跨进大篷车，显出他这个人老是来去匆匆的样子。他辨认不出瓦朗坦，还以为他是老玛丽请来的医生。

“哎，医生，你看病人怎样？”

“我不是医生，”瓦朗坦答道：“我就是病人。我是侏儒。”

“难道你连自己的这套醋栗色条纹灰西装都认不出来吗？”玛丽补充说。

巴尔那蓬先生睁大了眼睛，幸好他这个人不会长时间呆若木鸡的。

他说：“好一个漂亮小伙子！我早料到这套西装对他正合身。”

“要是你知道，巴尔那蓬先生，他的才智多么出众，你更会吃惊的！这真叫人难以相信。”

“玛丽说得过分夸张了，”瓦朗坦说着脸涨得通红。

“喂！你究竟发生了什么怪事，我的朋友，我还想不出对此能下什么结论。暂且你不能再待在这辆篷车里，这样会闷死的。你跟我下来呼吸新鲜空气，我把你当成我家的一位亲戚。”

如果巴尔那蓬先生不陪伴着他，瓦朗坦可能会做出某些荒唐的举动。例如，为了试试两条长腿的力量，他会绕着马

戏场奔跑。又如，他会放开喉咙大声喊叫或高声歌唱。

“生活是件十分美好的东西，”他说：“昨天晚上我还什么都不懂。站在高处观察世界，这世界显得多么伟大！……”

“大概如此，”巴尔那蓬先生回答：“不过首先你别以为这世界需要那样多的职位，也许不要很长时间你会尝到这种滋味的。”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正从篷车里出来的“人蛇”。他走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由于他天性多愁善感，他不怀好意地盯住这位陪伴着老板，满面红光的棒小伙子。

“侏儒身体怎样？”他问道。

“不好，”巴尔那蓬先生回答。“医生刚才来过，并派人护送他上医院去了。”

“也可以说他已经完了，”瓦朗坦十分急切而又开朗地作了补充。

“人蛇”擦擦眼泪，临走前又说：

“他是我曾经结交过的最可亲的伙伴。他人太矮小，因此他身上没有一处可以容纳得了恶毒心肠。先生，他为人善良，具有自信心。当他把小手放在我的手里，我们一起走进演出场地的时候，我说不出心里该有多高兴。”

瓦朗坦听了很激动。他本想对“人蛇”说他正是侏儒，说他几乎毫无变化，然而就在这时，他害怕自己又会缩小，重新忍受过去的种种束缚。“人蛇”向他投去一束敌意的眼光，心里带着某种预感离开了。巴尔那蓬先生对瓦朗坦说：

“你还有过去的朋友……”

“我会有别的新朋友。”

“这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个人是个可靠的朋友，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你说得有理，瓦朗坦先生，老玛丽说你才智过人，她也说得有道理。”

这两个人一起走进了马戏场，他们必须反复向大家解释，侏儒刚才已被送进了医院，马戏团里再也见不到他了。每个人都擦着眼泪，说一些表示惋惜的话。罗瓦亚先生，帕塔刻拉克小丑，雅尼托和他的三位杂耍兄弟，走钢丝女演员勃里姆婉儿小姐，表演平衡技巧的日本演员，驯兽师茹里于斯，以及巴尔那蓬大马戏团所有的艺术家们都为失去了他们最好的朋友而叹息。就连大象也在失常地晃动它的象鼻，看来它也为此而不幸。然而没有人注意瓦朗坦，尽管巴尔那蓬先生介绍他是本家堂弟。在众人眼里，好象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似的，他站着一言不发，并因自己造成的巨大悲伤百思不解。人们对他的冷漠使他又惊奇又反感，他憎恨侏儒在他们的心目中还占着重要的地位。

马戏场上，“人蛇”正在进行高超的杂技训练，如把身体缠绕在一根桅杆上盘旋，在针孔里穿身，用两脚打扣结等。瓦朗坦颇为羡慕地听着阶梯座位上的观众发出的啧啧赞叹声。过去他也享受过观众的赞誉，当然他期望将来还能享受这种赞誉。凭着他青春的体魄和才智，凭着他良好的自我感觉，观众怎么会不欣赏他呢？

出于对马戏演出的厌烦以及渴望了解世界的迫切心情，他走到城市的马路上去蹒跚。他庆幸自己摆脱了侏儒，也为已获得的力量和自由而自豪，他满怀激情大步走在石子路上。然而他的陶醉心情好景不长。马路上的行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却对其他的一个什么人发生兴趣。他不明白，从他身上发生的新变化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十分平凡的男人，他想到若在过去，当“人蛇”和老玛丽带着他走在马戏团巡回演出的城市街道上时，所有的眼光都扫向他。

“我长大了，”他哀叹道，“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要是是一个美男子不能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当美男子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也许会说，这个世界专门是为侏儒创造的。”

他走了一刻钟后，发现城市的景色格外单调乏味。他从未感到如此孤独。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马路也变得阴沉，黯淡无光，一想到巴尔那蓬马戏场里强烈耀眼的光芒，他真后悔远离众人的举动。为了解闷，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在柜台前要了一杯啤酒，学着“人蛇”过去所做的办法。老板一边望着店堂里的挂钟一边打呵欠，说话时漫不经心。

“你怎么没有去看马戏团演出？”

“我没有时间。你怎么也不去呢？”

“我实在去不了呀。我不得不留下来守住店铺。”

“总而言之，”瓦朗坦说：“你的生活不太愉快，是吗？”

“我不愉快？”老板不同意他的说法。“不，我是最幸福的男人！我不是自吹……”

于是他介绍店铺里的种种事务。瓦朗坦对此很难表示他

的看法，可是他觉得一个人无缘进入著名艺术家的文艺团体，所谓幸福也是一种十分烦恼的事情。他不懂店铺里的规矩，未付酒钱就走出店门，回到巴尔那蓬马戏场。

瓦朗坦在马厩里转来转去，看见一个饲马员正在给马上鞍辔，热米娜小姐坐在一张方板凳上。他从暗处长久地注视着她，从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魅力。他对她鲜艳的领襟和红黑协调的上装不甚关心，却对她苗条的身材，鼓鼓的膝盖和大腿，纤细的颈脖颇感兴趣，但是由于他缺乏性感的知识，自己也就说不出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全身轻微战栗，心想前天晚上他还坐在马戏女演员的膝盖上，把他的头贴在她穿着黑丝绒背心的隆起的胸前。这些回忆使他痛心疾首，他希望贴在她背心上的不是侏儒的头，而是现在他这个美男子的头，脸上长出一圈胡须和细嫩唇须的头。然而他反复思忖他再也不能坐到热米娜小姐的膝盖上了。他长得太高太重了。

“我叫瓦朗坦，”他对马戏女演员说。

“刚才我好象见过你，先生。有人说你是巴尔那蓬先生的一位亲戚……你看到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刚才听说我的朋友侏儒已被送进医院”。

“这无关紧要……我要对你说你非常漂亮。金黄头发，我觉得特别美，还有黑眼睛，鼻子，嘴唇……要是我能拥抱你该有多高兴。”

热米娜小姐皱起双眉，瓦朗坦心里凉了半截。